



導演是電影藝術中各樣元素的綜合者，把所思所感表達出來，他說：「嶺南，延續了我的思想。」

——他是**思想演繹家邱禮濤**

電影導演透過聲色影畫，把一種思想以多元化表現出來。作為一位本地導演，拍攝「港產片」，若對生活的地方沒有一定認識，很難拍出一部像《我不賣身·我賣子宮》這麼富有「香港味道」的電影來。對於資深的香港導演邱禮濤而言，踏入嶺南修讀文化研究系的碩士課程，對他的思想是一種延續、更是一種梳理。



「有一種東西自己一直很喜歡去思考或是去做，後來，才終於知道原來這些東西叫做『文化研究』。」

「和嶺南的老師大家都很友好，在課堂上縱然意見有所不同，但大家都是在討論、在交流。」

#### 說不盡的「導演」

當我們在剛落幕的電影金像獎中聽到他的名字沒多久，轉眼又再得悉他當了全城熱烘烘的「Laughing Gor之變節」的導演。畢業於2008年文化研究系碩士課程的邱禮濤，正準

備在2009年9月修讀該系的哲學博士課程。在如此忙碌的工作中騰出時間來學習，他笑言自己算不上「行動派」，因為重回校園這個念頭他早已有之，所以「想了這麼久，便不如做」。

導演的工作簡單而言是以電影文學劇本為基礎，以思維進行藝術構思，編寫分鏡頭的劇本和「導演闡述」，包括對影片主題意念的把握、人物的描寫、場面的調整，以及時空結構、聲畫造型和藝術樣式的確定等。因此導演工作可說是各種各樣藝術的結合。事實上，像邱禮濤這般資深的導演，當初亦如每位電影工作者一樣，需要從低做起，一步一步地「晉升」成為導演行列。「攝影、執導、

編劇……每個方面我都有興趣去做。電影這個行業收入不穩定，初初入行的時候，我亦曾經試過三個月沒有錢交電費。但我就是喜歡這份工作，亦甘願在這裡待下去。在過去的日子裡，我也算得上幸運，曾經成為全行最年輕的攝影師及導演。」對電影的一份喜愛，令今天已成為資深導演的他，不只視這為一份工作，還再三地強調：「做導演，就是有些事你要說明和表達，不是認為你『想做』就去做。」和文學作家不同的是，作家只能單純地以玩弄文字來表達思想；但電影導演的表達卻是幾十種效果的調配。沒有一套完整及全面的思維，很難造就一套成功的電影。

#### 一切源自靈感

靈感是一切藝術創作的源頭，對邱禮濤而言，電影靈感是來自四方八面的。「靈感可源自生活周遭所發生的事情，不論一則新聞、一部小說、一篇文章，甚至是夜闌人靜睡不著時思考出來的東西也可。」而文化研究系的學習，亦是這般對生活的觀察、世界的大事、文學的思想以至哲學的討論。邱禮濤認為自己對於文化研究這方面的興趣，好像有點玄，有如一種「潛移默化式」的植根與認識：「有些東西其實是非常有趣的，自己常常做某些事情、留意某些

議題，後來有一天忽然發現，原來這就叫做『文化研究』。」因此，由《我是香港人》到《我不賣身·我賣子宮》中均出現一些關於居留權的議題，事實絕非偶然，這些議題正正是他一早對文化研究產生關注的表現。

每天不斷地有著大大小小的事情在身邊發生，原來只要用心細味，每件事情都有值得留意的地方。

#### 重踏校園

對於一個工作資歷甚深的導演而言，一所大學校園能給邱禮濤怎樣的衝擊呢？「正確點來說，是使自己的思想更有說服力。如一個杯子，我認為它不漂亮，但我是憑甚麼認為它不漂亮呢？文化研究系的學習就能夠加深自己對說法的基礎。」回顧他的作品，單看電影中表達居留權議題，有關衝突的表現更見突出與深刻——這正是他所言「思想方法影響你說故事的方法」。縱然不少價值觀早已有所定形，但邱禮濤對課堂上的討論與交流仍然十分嚮往，與每一位老師的關係亦是非常友好。因此他也直言，「當初選嶺南的文化研究系當然是因為它名聲好，而且更有著名的教授『坐陣』。」重回校園對他而言更是對功利化生活的一種洗滌，因此他

很重視在嶺大校園上課的「感覺」。作為一位工作了這麼長時間、經常出入於各大小場景的資深導演，我們都不難理解他對重踏校園的憧憬。

大家常說，讀書的生活永遠是最快樂的。邱禮濤即使再次踏入校園，那種感覺依然存在。

#### 香港電影

作為本港電影業的一份子，談及香港電影，邱禮濤亦笑言要「保育」。對於香港電影的評語，從他口中隨便兩三句，一堆文化研究的用語已泛濫出來：「如今的香港電影要面向中國、走向荷里活，近年朝著仿荷里活式的製作發展、環球式的電影，講求『一體化電影』，『港產片』最終會被同化的。」對於昔日香港電影的大膽題材，以至工作者的高度應變與效率，他更是讚嘆不已。作為本港電影工作者，以及電影文化一份子的邱禮濤，希望有一天這些「光輝歲月」能復再，正因如此，至今他仍然為自己的理想和興趣努力地打拼，在這小小的一片土地，留下一個「電影夢」的印記。

